

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主編

民間文學叢書

阿細人的歌

光未然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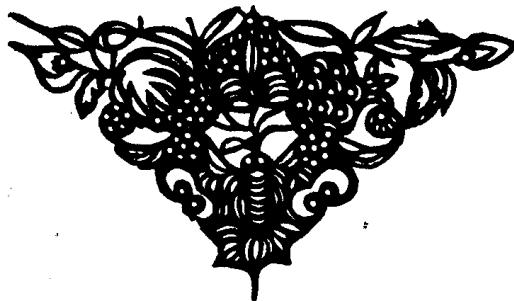
人民文學出版社

44.918
220
2

書叢文學民間

阿細人的歌

光未然整理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187

字數 46000

阿細人的歌

整理者 光未然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西城交胡同四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東7001-14000
定價2,900元

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一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序　　言

這部“阿細人的歌”，是我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到一九四四年九月在雲南工作的時候搜錄整理而成的。當時曾由李公樸先生主持的昆明“北門出版社”出版，書名是“阿細的先鶴”，印數無多，流傳不廣。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要我校訂一遍，重新出版。因事情繁忙，拖延很久；現在抽暇校閱一遍，並把當時搜錄整理的經過，扼要寫出，以當序言。

阿細（或稱“阿西”）族是雲南彝族的一個支系，散居在雲南的路南、彌勒、陸良……一帶山區中。雲南解放前，在一些共產黨員和愛國人士的教育培養下，出現了一批阿細族、撒尼族青年中的先進人物。他們曾經在圭山區組織了一支游擊隊，在黨的領導下，在雲南人民武裝部隊的支援下，進行了頑強的戰鬥，並鍛鍊出自己民族中的英雄人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勝利了的

阿細族人民，曾派出自己的代表和歌舞隊到首都來，和各族人民共同歡度國慶節。歌舞隊演出的“阿細跳月”，它的健美的舞姿、歡樂的情緒和強烈的節奏，給了首都藝術界和各界人民以深刻的印象。

雲南本來是一個豐富的民歌儲藏地，就在漢人的農村中，每當春天插秧時，也可聽到漫山遍野的山歌聲。在雲南的各少數民族中，歌唱已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經過年長月久的積累，各民族中都有長篇的史詩一般的民歌流傳着。“阿細人的歌”就是千百年來流傳在阿細族中的一部長篇詩歌。現在所整理出來的，全部約二千行，內容包括阿細人的神話傳說、男女戀情、勞動生活與民俗風習的樸實而生動的描寫；千百年來阿細人民的幻想與希望、歡樂與苦痛，大概都可以從他們自己的這部長篇詩歌中窺見一斑了。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我因避免蔣匪特務鷹犬的追逐，到路南縣一個中學裏教書。我在那裏工作將近一年的期間，因而有機會稍稍了解一些鄰近的山村中兄弟民族的生活情況，並結識了幾位在路南縣立中學唸書的彝族青年。這部詩歌的原料，就是由當時在縣中學習、現已故世的阿細族青年畢榮亮君供給的。

阿細人通稱這部詩歌為“色基”，當地漢人恆譯為“先鶴”，即“歌”的意思。故過去在昆明出版

時書名用“阿細的先鶴”；今爲了通俗易曉，改成“阿細人的歌”。

“阿細人的歌”是一部活的口碑文學。它一代一代地流傳着，它的內容也不斷地豐富着、發展着。可惜的是，當我們記錄整理的時候，當時阿細部族中的青年男女，能夠從頭至尾唱完這“先鶴”的全部的，已經不多了。他們日常所歌唱的，祇是這部長詩中的某些片斷。這就是記錄整理工作最初碰到的困難。

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我離開路南之前，我徵得畢榮亮君的同意，開始了這部詩歌的翻譯和記錄的工作。原文是五言詩體，每一句都是五個單音所組成。由於漢彝語法上的出入，加上畢榮亮君的漢語程度和文化程度究竟還不足以傳達曲折微妙的詩意，翻譯的工作是相當吃力的。在這之前，我特爲花了相當時間研究阿細語的語法習慣，這給了我很大的幫助；翻譯時遇到困難，我總要畢榮亮君把原詩一個字一個字唸給我聽，並把每一個單音的恰當的漢譯告訴我，然後憑着我的一點最簡單的語言學和文法學的知識來克服我們所遇到的困難。這次記錄的初稿是很不完全的，一到動手整理的時候，就發現其中有許多無法銜接的地方，同時也發現有許多語意晦澀和文法上不完整的句子。這個期間，我會盡可能地搜集了一些有關彝族社會生活與神話傳說的材料，用以互相參證。一九

四四年二月，再度訪問路南，會見了畢榮亮君，對初稿遺漏的地方做了些補充。以後即利用工作餘暇，參考有關的材料，陸續加以整理，一九四四年九月間完成了這個工作。原詩天然地分為上下二部，整理時由我分為若干章並分別加上了標題，即第一部分為“序詩”“創世記”“開荒記”“洪水記”四章；第二部分為“談情記”“成家記”二章。

這裏把我翻譯整理的方法扼要地加以說明。

雖然漢彝語法上有頗大的出入，我主要地還是採用了直譯法。但也有若干無法直譯的地方，如第一句“親愛的小姑娘也！”原文“阿母索蘇來”直譯應為“別一家的媽媽所生的窮女孩子啊！”不但太譸謬，而且意義上還不夠完全；因為這句話還意味着別一血系的、屬於父親母親嫡系血統之外的，在宗法上可以允許結婚的別一家的子女而言。這樣的情形，就無法直譯了。阿細語每字一音，每個音可代表好些不同的意義。原詩從頭到尾一律是五音一句的五言體，由於阿細語韻母的單純，故韻腳非常整齊，幾乎是每兩句一韻；然而也可說是全係無韻詩；因為那同一的韻腳連續反覆地出現，過於整齊而且過於單調，便等於沒有韻腳了。編寫時採取了自由詩的形式，押上了大致相近的韻。

整理的時候，刪去了許多意義重複的地方，和許多重複的客套話，如“你真說得對，你真說得

合”，“唱得真正妙，唱得真正好”之類。爲求意義完整，也在若干地方做了一些補充。規模較小的補充，如“創世記”的第四段，譯文“螞蟻是造山的，野鼠是造石頭的，鸚鵡是栽草的，烏鵲是栽樹的”四句，我根據畢榮亮君的解釋，補充成如下的詩句：

螞蟻是造山的——
你看螞蟻的洞口，
堆積着很高的土粒；
野鼠是造石頭的——
你看現在的野鼠，
一直住在石洞裏；
鸚鵡是栽草的——
所以草的顏色，
和鸚鵡的顏色一樣綠；
烏鵲是栽樹的——
所以烏鵲住在樹林裏，
烏鵲的巢，
也是用樹枝築成的。

規模較大的補充是在“洪水記”中，這一章現有三百七十行，屬於我所補充的約佔五分之一。因爲記錄下來的初稿，事後研究有許多不能銜接的地方，畢榮亮君也承認這些地方的確是忘記了，他曾請教了別人，也無法解決。我祇好根據在路南所搜集的圭山區撒尼人的洪水傳說和刊載於“西南邊疆”

第十二期馬學良君所記錄的白彝人的洪水故事
(阿細族、撒尼族均爲白彝族的支系。馬君的記錄
見“雲南土民的神話”一文)，酌量加以補充，使這
段神話傳說得到比較完整的表現。

在整理的時候，對原詩有了一定程度的潤飾
或加工。如“序詩”中的第五段，初稿記錄下來的
是：“我的母親生下了我這個傷心的孩子，我爲要
忘掉我的傷心，成了愛說話的人，愛玩的人，所以
到處說，所以到處玩；不然的話，我也不會說，我也
不會玩，也不會唱深奧的調子。”(按“說”即“唱”的
意思)經我略加潤飾，成爲如下的詩句：

可憐的母親。
生下我這個傷心人！
我要忘掉我的傷心事，
所以到處玩，
所以到處唱；
我要忘掉我的傷心事，
所以喜歡玩，
所以喜歡唱；
倘若我不是傷心人，
我又何必說？
我又何必唱？
倘若我不是傷心人，
我還有甚麼說？
我還有甚麼唱？

這裏句句都是原來的詩句，並沒有甚麼新的創造，祇是加以排列，加以組織，加以反覆，增加了詠歎的意味，用以彌補原詩中本來有的、而我們難以傳譯的詠歎的韻味。全詩中這樣的例子相當多，不一一列舉了。潤飾而帶着補充意味的，如“序詩”的最後一段：

千年的古松年紀老，
永遠住在山頂上；
年輕的樹枝心不甘，
向着東西南北四邊長。
我這個年輕的女人也，
聞來也會走四方；

以上六句，是從原稿中“房後一棵老樹，它的枝向四邊長；我這個女人，也是四邊走過了”這樣四句編寫而成的；經過這樣的編寫，似乎可以使原有的詩意更鮮明一些。

“阿細人的歌”是一部活的口頭文學，在實際演唱的場合，往往要隨着演唱的環境和對象發生若干變化，添加若干靈巧的詩句，並在一唱一和的互相酬答中發揮若干新的創造。畢榮亮君告訴我，如果讓他回到自己的山村，找到適當的對唱的對象，他可以連唱四天四夜也唱不完。這樣看來，我們所記錄下來的，不過是一個粗略的骨幹。我們既不能把這部詩歌的生命和光彩全部地汲取過來，如果祇把那些光禿禿的枝幹偷懶地介紹出來，恐

怕也不算是忠實於原作的辦法。但是，由於我對阿細族的歷史與生活究竟了解得很有限，我的補充、刪節、潤飾或加工的部分，儘管自認為是採取了十分審慎的態度，其中錯誤或走樣的地方，仍然是在所難免的。希望能得到讀者的指正。

光未然 1952年12月，北京。

目 次

| | |
|-----------|----|
| 序言 | 1 |
| 第一部 | |
| 序詩 | 2 |
| 創世記 | 9 |
| 開荒記 | 18 |
| 洪水記 | 28 |
| 第二部 | |
| 談情記 | 46 |
| 成家記 | 64 |

第一部

序　　詩

親愛的小姑娘也，
來跟我們玩吧，
來跟我們唱吧！
親愛的小姑娘也，
快些來說吧，
快些來唱吧！

親愛的哥哥也！
我的母親生下我，
不會唱也不會說。
親愛的哥哥也！
你是會唱的，
你是會說的，
你多多地
唱給我們聽聽吧！

親愛的小姑娘也！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父親挑的水，
我也會喝夠過；
母親做的飯，
我也會吃夠過；
但是跟你們這些小姑娘，
就沒有玩夠，
就沒有唱夠過。
可是今天遇到你，
使我很难過；
因為我不是
你心上愛的人，
不是你心上想的人，
所以你不願和我唱，
不願和我說。
你可聽到過？
公鷄十二雙，
放在園子裏，
六雙掏蟲吃，
六雙不掏蟲。——
不掏蟲的那六雙，
牠的心上，
掛着家裏的食糧。

大羊十二雙，
放在山坡上，
六雙吃樹葉，
六雙不肯吃。——
不吃樹葉的那六雙，
牠的心上，
掛着家裏的鹽巴。
黃牛十二雙，
放在高山上，
六雙吃青草，
六雙不吃草。——
不吃草的那六雙，
牠的心上，
掛着家裏的粗糠。
就像人家常說的：
野花椒是麻的，
家花椒是香的；
你的心上，
想到你們寨子裏的好男人，
我不是你心上想的人，
不是你心上愛的人，
所以你不願跟我說，
不願跟我唱；
不然的話，
你就趕快說，

你就趕快唱吧！

親愛的哥哥也！
你爲甚麼這樣說？
你是會唱的，
你是會說的，
你說得這樣好，
你唱得這樣妙。
你的調子，
又多又好，
我早就知道了。
所以我要跟你唱，
我要跟你學。
親愛的哥哥也！
你會唱又會說，
你多多地
唱給我們聽聽吧！

可憐的母親，
生下我這個傷心人！
我要忘掉我的傷心事，
所以到處玩，
所以到處唱；
我要忘掉我的傷心事，
所以喜歡說，